

宅心仁厚救敵一命

東北風雲錄 (二)

張學良、張作霖傳奇 (本文插圖刊第四頁)

● 陳嘉驥

殲除老帥三傑之一

張學良英年有為，十九歲便出任旅長，在不過才二十七歲時就掌握了中國最富庶地區東北四省的軍政大權，看來似乎一帆風順，實際上他也面臨了若干煩惱。

當時最爲國人所議論者，厥惟他染上了毒癮，身體羸弱，失去了青年人所應有的強碩體魄與煥發的容貌。在他被張作相等父執輩的東北軍政元老擁立繼掌他父親在東北的權力後，表面上在中國社會仍維持着父子繼的傳統倫理與道德規範，無人異議，實際上也曾遭遇楊宇霆等人之反對與挑戰。古諺有云：「功高震主」其地位必難期長久，當年楊宇霆雖曾被張作霖所重用，但對張學良地位並不够尊重，「功不高而震主」，自然沒法久安其位並喪失了性命。

法庫的楊宇霆、金州王永江、瀋陽郭松齡，本爲張作霖時代東北三傑，其中並以楊宇霆爲首。楊宇霆字隣葛，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夙以機警善辯著稱，爲東北軍政界罕見驪才，但急功好利而性桀傲。張作霖因喜其才，楊宇霆對他偶有抗

命並不以爲忤；因楊宇霆對老帥之抗命，多爲善意並無不尊敬之處，故老帥每能優容，並重用如故。

楊宇霆之於少帥，則以老賣老，盛氣凌人，根本不把張學良看在眼裏，同時並反對與南京政府接近；張學良已身爲東北邊防司令長官，而楊宇霆仍經常當衆呼他「小六子」乳名，其剛愎自持不知衡時審勢如此，不好下場殆將無法避免。

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一日，楊宇霆偕其好友黑龍江省政府主席常蔭槐，至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官邸有所報告時，被少帥張學良狙殺於客廳之內。自此之後，張學良在東北地位日形穩固，無人掣肘，否則民國十九年，張學良出兵瓦解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聯盟對抗蔣中正領導之南京中央政府之役，必爲楊宇霆所阻撓，不可能輕易派東北軍入山海關也。按張學良於民國八十年三月六日在華視轉播日本電視訪問時說：「楊宇霆等準備叛亂奪取東北政權我才予以制裁。」

閻、馮、汪之所以聯合反抗南京中央政府，在北平組織新的國民政府，原因是南京政府所擬訂裁兵復員計畫，無法爲閻錫山與馮玉祥所接受

；而汪精衛反蔣，則係自恃爲孫中山左右的「大弟子」，在國民黨內地位向來在蔣中正之上，自從東征北伐之後，蔣中正「攻必取，戰必勝」地位扶搖直上，汪不願居其下，而與閻馮聯合。

中原大戰於民國十九年二月間展開，南京國民政府，除了須與閻馮對抗外，還有李宗仁、唐生智、李濟琛、張發奎等在湘、粵、桂等省之反抗，同時中共在江西、安徽等地亦漸成氣候。其中最主要對手則爲馮玉祥的西北軍。馮玉祥雖拙於指揮大軍作戰，但他頗擅練兵；他訓練出來的西北軍，多直、豫、魯三省農村子弟，身強體壯，能吃苦而耐久戰。馮玉祥雖失去多次擊敗中央軍機會，但在蘭封、開封兩軍主力決戰時，兩軍屢進屢退，雙方死傷極衆，創民國以來內戰最大傷亡數字，國家元氣漸傷頗重。

在南京中央政府與馮、閻、汪的北平政府，雙方對決勝負難分之際，東北軍張學良動向，遂爲各方所矚目。張學良手握三十萬大兵，助蔣則馮閻汪必敗，助閻馮汪則南京國民政府亦立即面臨重大危機。因此，南京中央政府派吳鐵城、張羣赴瀋陽，對張學良極盡籠絡討好之能事；閻

錫山則派賈景德，馮玉祥亦派薛篤弼過赴東北，對張學良加以游說，並許以重大利益。

張學良此時正是年輕醉心新潮的青年，頗富愛國思想，極願國家早日再見統一，使中國趨於富強。因此，他衡量之下，認為閻馮汪不過一時利益組合，倘獲勝南京政府垮台，不但中國又面臨民國初年羣雄並起，你爭我奪的亂局，就是閻馮兩人亦將火拚，以爭領導地位。張學良乃力排東北元老不干預國內專心建設東北之建議，決心派兵入關，幫助南京國民政府平亂；當張學良所派勁旅董英斌先鋒部隊，十九年九月十八日一進山海關，閻馮汪的北平國民政府立刻瓦解，善戰的西北軍亦喪失鬥志節節敗退！

張學良遂以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資格，全權處理黃河以北各省善後事宜。祇因張學良性格寬厚，對閻錫山、馮玉祥敗軍編遣時不為已甚，使閻、馮部隊留有生存空間，伏下閻錫山重返山西，以及西北軍宋哲元、張自忠、馮治安、劉汝明等有報國抗日之機會。

南京國民政府於勝利後，除了邀張學良訪問京滬予以盛大歡迎外，復邀請張學良派員參加國民政府。張學良乃派王家楨出任外交部次長、劉尚清出任內政部長、單豫升出任司法行政部次長等，但除了劉尚清外，王家楨與單豫升等在東北仍有職務，所以只是掛名，很少到南京處理部務。單豫升為遼寧省高等審判廳廳長，與家父繩祖公在天津審判廳時為同事好友；當單豫升出長遼寧高等審判廳時，乃邀家父出任撫順地方審判廳廳長。

瀋陽變色遭人戲謔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亦即張學良民國十九年九月十八日派兵進關瓦解閻馮汪北平國民政府之一週年，日軍突然派兵進攻瀋陽郊區，東北軍屯兵重地——北大營。由於東北軍奉命不抵抗，因此除了當時在北大營王以哲旅的六二〇團團長王鐵漢曾與日軍激戰外，遼寧與吉林省等於毫無抵抗即行淪陷。惟日軍進抵黑龍江省時，代主席馬占山，在嫩江大鐵橋畔，出其不意邀擊日軍，使日軍頗有損失，這就是馬占山最喜歡談的「江橋之役」。

蓋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張學良在北平大病初癒，正陪英國公使觀賞梅蘭芳平劇，事變突發，張學良亦摸不清所以。張學良事後承認，當時對日軍意向判斷錯誤，並非主張不抵抗；根據筆者推測，張學良可能認為日軍一如濟南事件或萬寶山事件，在我國忍讓之下，日軍無黨可尋時，必將不了了之。

六十年來國人對張學良當時不抵抗，有許多說法，有謂係南京最高當局所授意，亦有謂係張學良自己主張不抵抗，莫衷一是。民國八〇年二月廿七日張學良接受中華電視台「新聞雜誌」訪問談話，他自承係判斷錯誤，而非絕對主張不抵抗；由是六十年來的疑團從此可以廓清，係張學良誤認為係一地方事件，未予抵抗者乃防事變擴大而非南京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蔣中正之授意。唯民國廿年初南京政府曾訓令張學良應避免與日本發生衝突以防日本藉機發動侵略，張學良

於三月十三日在華視上曾說明此點。
嗣國民政府為了團結抗日，蔣中正辭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職務，改由林森擔任主席，汪精衛任行政院長。

九一八事變後，轉瞬間東北一大片大好江山淪於日寇之手，全國譁然，激憤之情無可言表。身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之張學良，自然成爲衆矢之的，被罵爲丟掉東北的頭號罪人。正好馬君武寫了兩首打油詩，說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正與影星胡蝶擁舞於北京飯店，溫柔在抱未暇處理瀋陽的軍事情勢，全國民衆更不分青紅皂白，認定這兩首打油詩所指，是千真萬確的，輾轉流傳，不脛而走，更使張學良平白蒙了不白之冤，殺傷力之大令人咋舌。這兩首詩爲：

趙四風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塚
那管東師入瀋陽
× × × × ×
告急軍書夜半來
開場管弦又相催
瀋陽已陷休回顧
再抱阿嬌舞幾回

除了最近張學良親自說明當時情況外，胡蝶也寫過回憶錄，說明他根本就未曾與張少帥見過面，致於一起跳舞，那更是莫須有的事情。

三人同舟辭職解危

日本於囊括遼、吉、黑三省後，並於翌年一

月二十八日，在南京中央政府所在地附近的上海，發動了淞滬戰役，使南京無法對張學良實施大規模援助。因此，遂即集結兵力先佔領遼寧省的張學良部隊最後據點錦州，並分兵進窺熱河。此時行政院長汪精衛通電痛責張學良，汪精衛自請辭職並要求張學良辭職以謝國人。國人皆知汪精衛係報民十九年張學良派兵入關一箭之仇。蔣中正為安撫汪表面上准張辭北平綏靖主任，實際上仍主持華北軍政。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於此時携款北來，面促張學良全力在熱河與日軍對抗，張學良乃偕宋子文到承德慰勞駐守熱河的湯玉麟部隊。

湯玉麟曾公開聲明，誓與熱河共存亡，不意日軍發動攻擊未數日，離承德尚遠時，湯玉麟遂棄承德而去，日軍只四百名，兵不血刃於廿二年三月三日即行進入熱河省會。此時舉國譁然失驚，湯玉麟係東北軍，因此張學良又成衆矢之的，一切過失均指向張學良。蔣中正乃蒞程北上，三月十日偕宋子文會晤張學良於保定，歷史上稱為蔣、張、宋三巨頭保定會議。(七七事變後，日人曾擬利用湯玉麟出任偽職，事為湯所拒絕，晚節甚佳，舊部均參加抗日。)

蔣中正告張學良謂，熱河不戰而退，國人指責集中於我三人(蔣、張、宋)，現在我三人中必須有一人辭職，以平民憤，渡此政治危機。蔣並謂，我三人有如共乘一小船，小船不勝負荷，勢將共沉水中，惟其中有一人自我犧牲跳入水中，則小船不沉其他兩人尚能得救。張學良乃告蔣曰，委員長一人繫天下安危，國家不可一日無委

員長，宋院長係財政部長代理院長，實不應對熱河失守負任何責任，我願意辭職向國人謝罪。張學良乃辭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及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職務，汪精衛乃於廿九日回行政院銷假辦公，張學良職務則派何應欽兼代，一場政治危機始告化解。

日本製造分離事件

熱河承德失守後，日軍全面撲向長城沿線各重鎮，長城各關口同時告急，這時國軍據守各關口情形大致如次：東北軍以何柱國部為主力，鎮守山海關以抵抗沿北寧鐵路西犯日軍；古北口原由東北軍駐守，嗣因告急，乃派甫由中央政府調派北上的關麟徵第二十五師前往增援；冷口由原山西系統的商震三十二軍鎮守，嗣中央軍黃杰部前往增援；喜峯口由原屬馮玉祥的西北軍、廿九軍宋哲元的部隊迎敵；馬蘭關則由老西北軍龐炳勳的四十軍與晉系閻錫山的大將傅作義率三十五軍負責防守。

如上所述，長城沿線各關口部署，我國部隊可謂軍容壯盛相當堅強，日軍在山海關、在喜峯口、在馬蘭關、在古北口均遭國軍重創。尤其是宋哲元的大刀隊夜襲日軍陣營，在黑暗中殺死日軍近四千人，關麟徵的二十五師與日軍在古北口遭遇，二十五師在師長關麟徵負傷後仍死戰不退，二十五師固遭重大犧牲，日軍亦有兩千人左右傷亡；傅作義的三十五軍與龐炳勳的四十軍在馬蘭關，迂迴作戰將日軍包圍，三十五軍數次肉搏衝鋒，均因日軍火力旺盛，未能將日軍消滅，三

十五軍死傷極重，但日軍亦為之喪胆，日軍千人被龐炳勳在石門消滅。

日皇裕仁聞長城沿線日軍死傷頗重，已非在東北時兵不血刃那樣得心應手，乃召集「北支戰爭御前會議」。

地理觀念並不熟悉的裕仁，看到日本陸軍省所繪「北支戰爭進行圖」時，才驚訝的說：「這不是已接近中國京城北京了嗎？支那軍當然要拚死蠻抗了。」裕仁乃指示，日軍應迅即完全佔領長城各關口逼近北京天津，以保住顏面，然後與支那方面締結停戰協定，日軍再自動退到長城各關口。裕仁真意，係日軍逼臨北平、天津後自動後退，顯示日軍雖有力，但無意擴大華北戰爭；同時他也指示應利用中國失意軍人與政客，在華北搞分離運動，這樣華北仍將由日軍支配控制之下，庶可免去國際上對日本侵略的指責。其後便接連發生天津便衣隊事件，李守信組織蒙疆政府事件，日軍化裝混入內蒙軍王英部隊的綏遠百靈廟事件，以及舊西北軍宋哲元組冀察政務委員會事件等。

日本這項分離中國陰謀，由於天津便衣隊被于學忠軍隊換穿警察服裝予以消滅；李守信身在曹營心存漢室，所以沒發生什麼效果；王英與日軍混合部隊，被傅作義的三十五軍擊潰，並收復百靈廟而消聲斂跡；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宋哲元、秦德純、馮治安、張自忠、劉汝明等愛國情殷，更使日軍憤恨而發動七七事變。

國軍布署苦擊日寇

日軍逼近北平、天津兩大都市，平津人心極度恐慌，紛紛設法向南方逃難；蔣中正亦坐鎮保定，調兵遣將，準備在北平與日軍決一死戰，華北戰雲密布，情勢險惡達到極點。日本方面忽然傳出，要南京派出適當人選，談判華北地區停戰問題，並說明停戰一旦簽訂，日軍將退到長城沿線。

這一突然發展，充份顯示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以及其後各項侵略行動，均在裕仁親自掌握與控制之中，絕非一般人所認為的日本軍人擅自侵略。我國得到日本願停戰消息後，乃派馮玉祥反叛吳佩孚控制北洋政府時的國務總理黃郛北上與日軍交涉並簽停戰協定。黃郛不但與馮玉祥交稱莫逆，馮玉祥之倒戈直系即係黃郛所促成；黃郛與蔣中正、陳英士及張羣，同為結拜兄弟，其親密關係猶在與馮玉祥之上。

黃郛銜命北上後，未數日即於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卅一日與日本首席代表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日軍退出北平、天津以東的二十二個縣份為停戰地區，亦即所謂冀東地區，但條約中規定這些停戰地區不准中國軍隊進駐，改由保安隊維持治安，使冀東地區間接控制在日軍之下。其後我國所派冀東地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日軍操縱下組織了「冀東地區自治政府」的漢奸組織；至於日軍支持組織的冀東保安第一總隊長張慶餘與第二總隊長張硯田，在七七事變中反正，殺冀東日本特務、顧問、僑民等六百餘人。這批六千餘愛國志士因不知北平已陷，宋哲元敗走保定，在北平郊區為日軍包圍，再殺日軍數百

人後悉數殉國，實令國人痛心。

塘沽協定簽訂後，國內有一些人，只知責備政府，而不顧及國力能否抵抗日本，他們說「走了一個不抵抗的將軍張學良，却來了一個賣國求榮的政客黃郛」，並堅決反對黃郛出任華北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殊不知黃郛係在日本表示願意停戰後，始銜命北上，否則我國願停戰而日本意在侵略時，黃郛如何能在數天內簽署塘沽協定。塘沽協定之簽署，給中國帶來了四年以上的喘息時間，黃郛遭莫須有的指責，顯見在混亂時期「是非不分、黑白不明」令愛國者嘆息！

塘沽協定以前，蔣中正曾聚集了數十萬大軍，準備在北平背城一戰，當時固然得到輿論支持；但有識者認為，在一切均無充份準備下，中國軍隊能够堅守北平多少天，殊無任何把握，這不過是在無可奈何下，不得不做悲壯的一擲而已！

安內攘外接受新職

蔣中正正在塘沽協定後，倡導先安內而後攘外政策，他一面加緊國內建設準備抗日，另一方面全力圍剿江西與豫鄂皖邊區共軍。建設方面如粵漢鐵路接軌與京滇（南京到昆明）公路的修築成功以利戰時運輸，杭州笕橋空軍學校大量招生，陸軍在德國軍事顧問協助下，迅速建立了九個砲兵團，陸軍所使用漢陽造步槍大量由捷克式步槍所更替。在上海郊外崑山、徐州外圍台兒莊、淮河沿岸、河北石家莊、邢台等地，大興土木構築國防線。據說負有保衛南京任務的崑山國防線，以及徐州以北台兒莊國防線，有中國馬奇諾之稱。

蔣中正並派陸軍大學學生，分批至崑山、台兒莊、淮河沿岸實習作戰。結果，這些國防線在抗戰後，除台兒莊外其他並未發生顯著效果，並且淮河沿岸國防線反為日軍所利用。

緣民國廿七年四月徐州台兒莊大會戰國軍戰勝後，日軍為取得徐州，除了由濟南續派大軍沿津浦鐵路南下外，並自南京由畑俊六率軍沿津浦路北上，南北夾擊包圍徐州國軍。我在徐州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聞訊，立派大軍自徐州南下迎擊，在淮河地區與日軍相值，日本據守我們預築國防線。蓋我國只預防日軍南下，並未料到其北上，隔淮河與國軍砲擊，國軍砲彈打中對岸鋼筋水泥工地上，不過一個白色疤痕而已。

在安內方面，蔣中正集中中央軍精銳，對贛南共軍實施了五次圍剿，毛澤東始被迫離開井崗山作二萬五千里轉進到陝西與甘肅一帶。

張學良卸下華北軍政重担，在華北地區的東北軍，表現得極度憤慨，情勢顯得很緊張，張學良雖多方安撫，但東北軍人仍堅持只有張學良才能指揮他們。嗣何應欽主持的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延攬了許多東北軍政界人仕，黃郛的華北政務委員會在其後亦儘量敦請東北人仕出任，情緒漸平穩。

戒毒成功理想污染

張學良先到了上海，住進一家美國人設立的醫院，進行戒毒，由名醫師米勒博士主持。張學良表現驚人的堅強意志，與毒癮力拚多日，近十年的毒癮霍然而癒，使愛護他的華北人仕大為

興奮。不過亦有傳言，張學良毒癮係渠在義大利戒除，並由莫索里尼的女婿若亞協助住進醫院。其戒除方式，為將其體內有毒素的血液全部抽出，而將從他人身體抽出無毒血液注入，等於脫胎換骨般換了一個人。不管如何戒除方式，昔年少年英俊的張少帥，總算在壯年時又找回他的人生第二春，重新再出發，塑造他不凡的另一段人生歷史。

張學良民國廿三年元月海外歸來抵達上海，這時張不過是才三十多歲青年，思想仍然十分純正，對國家有一片熱誠，並向當局表示願担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主任。張學良自認，他少年得志，從未做過任何人部下，當年他率兵作戰，雖然有張老師在上統帥，但那係父子關係，自不可與長官部屬關係同日而語。

張學良願作蔣中正的侍從室主任，理由是希望與南京中央政府政顯要多所接觸，以便將來易於共處；但也顯示張學良對蔣一片忠誠，亟欲打入蔣的心腹羣核心之內，他日亦可更上層樓。同時，中央政府各將領對張學良亦頗有好感，並未予以排斥；據說最受蔣信任的將領陳誠，與張學良關係亦相當良好。

蔣中正並未答應張的侍從室主任要求，乃在豫鄂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代理總司令以及率軍前往蘇北、豫東、魯南地區清剿劉桂堂叛亂部隊兩者之間任挑其一，張學良乃選擇了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職務，國府乃於二月七日發表張學良的任命。

張學良於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一日在武漢就任

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他這時以強壯體魄，做事果決、明朗形象展現現在湖北人之前。湖北人雖夙有九頭鳥之稱，但湖北人是非分明，不畏強橫，而對賢明者亦不吝於以擁護。清朝名臣張之洞、胡林翼。在湖北聲望始終不衰，因此湖北人對張學良亦頗有好感；在其他省份人士指張學良為不抵抗將軍時，湖北人多予辯護，筆者於民國二十六年，在武漢流亡時，湖北同學對張學良的西安事變作為，多持原諒的態度。

張學良口口聲聲反對內戰，在第一次與第二次直奉戰役中，他奉父親的命令，不得不戰；在民國十六年，張學良的第三方面軍入豫援助吳佩孚時，也的確表現了「將在外」的態度相機撤退，並未與國民革命軍力戰拚個你死我活。但是蔣中正請他選擇清剿劉桂堂叛軍與鄂豫皖共軍時，不知他為什麼不選擇比較容易並且是為民除害的清剿劉桂堂，而選擇了他後來視為內戰的清剿共黨的軍事行動，則頗耐人尋味。

張學良在二十歲前後的青少年時期，正與國內一般青少年思潮相吻合，即對代表新思想的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革命頗為衷心傾服，而厭惡北洋軍人的你爭我奪的打不完的內戰，這也就是他拒絕了日本慫恿的獨立，歸順中央政府的原因。

心無城府冒險擒兇

張學良戒毒成功，自海外歸來，逐漸進入南京中央政府的黨政圈內後，耳聞目睹南京國民黨中央種種，使他過去的所思與所想逐漸幻滅。加之與沈鈞儒、王造時等人的接近，更加深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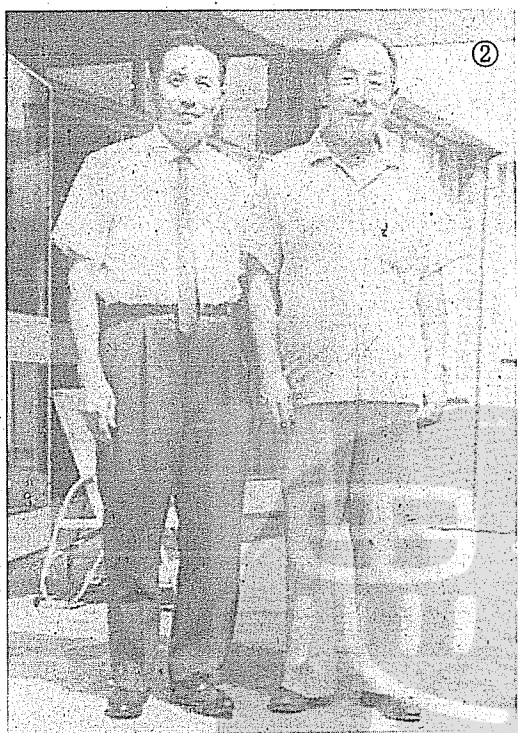
當年對國民黨衰諸公的不滿，他認為除了蔣中正之外，其他人仕多為私利而少為國家。尤其汪精衛領導下行政院所實行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對日政策，張學良認為這根本就是對內鬥爭的幌子，那裏是準備抗日。

雖然如此，在國民黨五全大會閉幕，全體攝影時汪精衛遇刺的一刹那，其他黨國諸公紛紛躲避之際；只有河北籍的張繼，上前把兇手孫鳳鳴抱住，但孫仍擬再行射擊汪精衛時，幸虧張學良趕上去，一脚把兇手踢倒，等於救了汪精衛一命。人所共知，汪精衛與閻錫山、馮玉祥，民十九年在北平組織國民政府，對抗南京國民政府時，祇因張學良派兵入關助蔣，才使馮、閻、汪三人落荒而逃。所以，九一八事變後，熱河省繼之淪陷時，汪精衛使盡了渾身解數，硬把張學良拉下馬來。這時，張學良不顧危險，一脚踢倒兇手救汪一命，足見張學良這個人心無城府與宅心仁厚；如果，換在別人，縱不幸災樂禍，亦不會冒險去踢一個持槍的危險人物，去救一個政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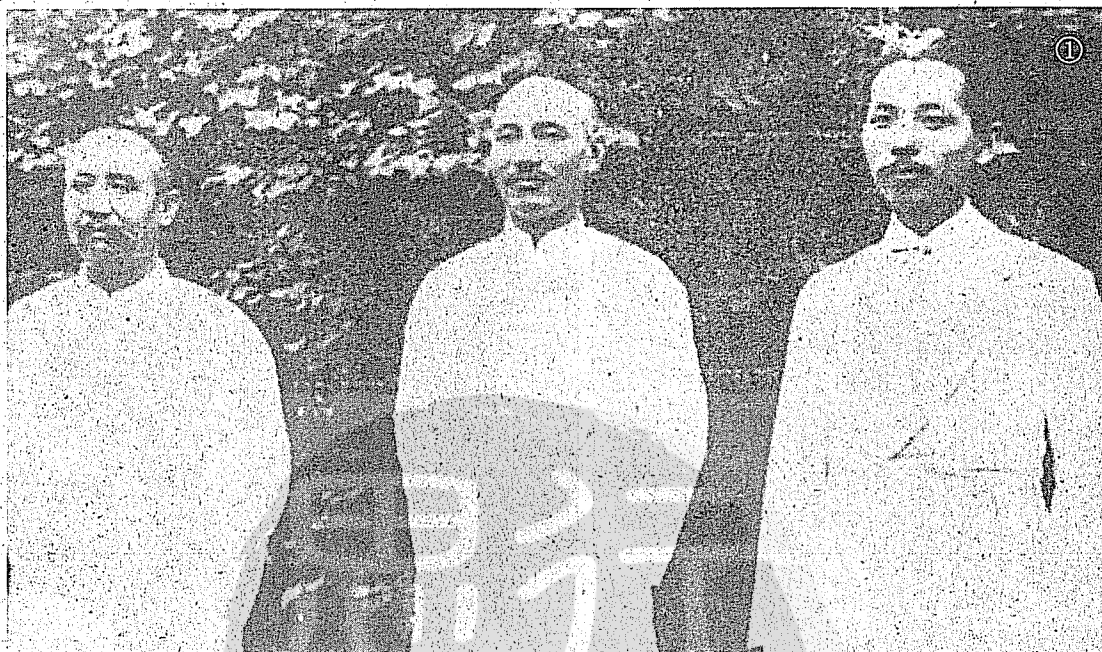
(未完待續)

河上人語 宋希尚著

本書為宋希尚教授精心傑作，宋教授早歲獻身國家建設，參與導江、導淮、導河諸工作，勞苦功高，有「水利國士」之譽，全書收集記遊、記事、描寫人物等佳作三十餘篇，印刷精美，穿線平裝，郵撥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



①張學良夫婦（後立者）與張群（前坐者）合影。
②張學良（右）與前東北大學秘書長周鯨文（左）合影。
③右起：楊虎城、張學良、井岳秀早年在榆林合影。



①右起：張學良、蔣介石、閻錫山在北平外交大樓前合影。

②東北易幟前後的張學良。

③與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楊虎城。



外交豪士劉鍇 (24頁)



①

陳家驥「東北風雲錄」插圖 (文見55頁)

① 青年時期的張學良。

② 張學良在「九·一八」國難五週年紀念大會上演說時的神情。

③ 西安事變結束張學良離開陝西時寫給東北軍將領的手諭。



②

③
 弟龍溪之際，第一處生事故
 印清沈兄德從帝臣表
 候指揮！已致

(4)

何王德
 其苦年
 各師長
 張學良
 廿五年

以楊常臣代理余之職